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飘 (下)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著
武 军/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飘 (下)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 / 著
武 军 / 译



责任编辑：欧子布 装帧设计：丁 明
封面绘图：桂小虎

ISBN 978-7-5396-4063-1



9 787539 640631 >

定价：80.00 元
(上、下册)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Piao

飘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著

武军/译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飘/(美)玛格丽特·米切尔(Mitchell, M.)著;武军译. -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7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978-7-5396-4063-1

I. ①飘… II. ①玛… ②武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2799 号

出版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欧子布

装帧设计:丁明

封面绘图:桂小虎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销部:(0551)3533889

印制: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4235059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62.75 字数:1000千字

版次: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80.00元(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第三十二章

思嘉走上门前的台阶时手里还抓着那块红泥。她小心翼翼地避免从后门走，因为黑嬷嬷眼尖，一定会看出有不对劲的地方。思嘉这会儿不想看见黑嬷嬷或任何人，她觉得她没有勇气再同任何人见面或交谈了。她并没有感到什么难为情，也不感到失望或痛苦，只觉得两腿发软，心里空虚到了极点。她拼命捏紧那团泥土，握紧的拳头缝里挤出泥来，她一遍又一遍鹦鹉学舌般自言自语：“我还有这个呢。对呀，我还有这个。”

除了这块红土地，她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可就在刚才几分钟之前她还想把它像块破手帕似的丢弃。现在，这土地又显得十分珍贵了，她暗暗诧异，到底自己是中了什么邪，竟会把这块土地看得不值一文。要是艾希礼屈服了，她肯定会和他一起离开了这里，义无反顾地丢下家庭和朋友。但是，现在她内心空虚时也明白，要离开这可爱的红色山丘和长年溪水冲刷的沟壑，以及那枯瘦的黑松林，会是多么令人心碎的事。她一定会如饥似渴地回忆这一切，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她心中塔拉庄园被挖走而留下的空白，即使是艾希礼也难以填补。艾希礼是多么聪明，他又是多么清楚地了解她呀！他只要把一团湿土塞到她手里，她就马上头脑清醒了。

她正在穿堂里想关门，这时听到了马蹄声，便朝着车道上望去。这会儿要有客人来那就太不是时候了。她得赶快回自己房里去，推说头疼。

但是，等马车驶近时，她大吃一惊，便站在原地不动了。那是一辆新马车，油漆得亮晃晃的，鞍辔也是新的，还镶着许多擦得锃亮的铜片。这肯定是陌生人。她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能置买得起这么簇新而显赫的装备。

她站在门道里看着。冷风在她那双湿脚周围嗖嗖地刮着，吹起了她的衣裙。这时马车在房子前停了下来，乔纳斯·威尔克森跳下车来。思嘉看



见他们家从前的这位监工居然坐上了这么漂亮的马车,穿上了这么鲜亮的外套,不觉大吃一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威尔曾告诉过她,自从在“自由人局”谋到一份新差事以后,他简直变成阔佬了,或敲诈黑人,或欺骗政府,还敢没收人们的棉花,硬说那是联邦政府的。虽然赚了许多钱,但毫无疑问,在这样艰难的岁月里,这些钱决不是他正当挣来的。

这会儿威尔克森正从那辆漂亮的马车上下来,转身又搀下一个女人,看样子是经过刻意打扮了一番的。思嘉瞥了一眼,便觉得那衣服颜色亮得刺眼,俗不可耐。尽管如此,她还是饶有兴趣地将这人从头到脚看了个够。好些年了,她甚至都没有机会看时髦的衣着。嗯!今年不时兴宽边的裙箍了,她心里想,同时打量着那件大红格子呢的长外衣。当她看到那件黑天鹅绒宽外套时,才知道如今的外套有多短了。多么精致小巧的帽子!无边软帽准是过时了,因为这顶带檐帽戴在妇女头顶上像个硬邦邦的烙饼。帽带不是像软帽那样系在下巴底下,而是系在脑后高高的发卷下面,流苏是从帽子后边往下垂着的,使得思嘉不能不特别注意到,这流苏无论在颜色或质地上都与这个女人的头发不相配。

那女人下了马车后,一双眼睛立即朝房子这边打量。思嘉发现她那张扑满了白粉的兔儿脸有些似曾相识。

“哦,原来是埃米·斯莱特里呀!”她嚷道,因为太意外了,竟然把这话大声喊了出来。

“不错,太太,是我!”埃米说,含一丝谄媚的微笑扬起头来,开始朝台阶上走。

埃米·斯莱特里!这个肮脏的荡妇,爱伦给她的小杂种施过洗礼,可她却把伤寒症传染给爱伦,断送了她的性命。这个粗俗而肮脏的白人渣滓,如今打扮得花枝招展、昂首阔步、得意扬扬地走上塔拉庄园的台阶,仿佛她就是这里的主人了。思嘉想起爱伦来,她那空虚的心田又突如其来地充满了感情,那是一阵狂怒,像疟疾似的震撼着她。

“不许你迈上台阶,你这个贱货!”她大声喝道,“从这儿滚开!滚!”

埃米顿时六神无主了,她瞅了瞅乔纳斯,只见他正皱着眉头往上走。他尽管很生气,但仍竭力保持威严。

“你不能这样对我太太说话。”他说。

“太太？”思嘉禁不住大笑起来，这轻蔑大大刺伤了对方。

“你是早该娶她做老婆了。你们害死了我的母亲，以后要再生出小杂种来，谁来给他们施洗礼呀？”

埃米“啊”了一声便急忙退下台阶，但乔纳斯一把拉住她的胳膊，不让她向马车逃去。

“我们是来拜访的——友好的拜访嘛，”他咆哮道，“还有一桩小事情想和老朋友谈谈——”

“朋友？”思嘉的声音像鞭子一样抽打，“我们什么时候跟你们这种下三滥交过朋友？斯莱特里家当初全靠我们的施舍过日子。后来却以怨报德害死了我母亲——而你——你——爸是因为你跟埃米养了那小杂种才把你赶走的，这一点你心里再清楚不过了。哼，朋友？赶快从这里滚开，免得我叫本廷先生和威尔克森先生来。”

埃米听到这里，便挣脱了丈夫的手向马车逃去，随着那双带有雪亮的红鞋帮和红流苏的小靴的闪动，一下子就爬上了马车。

这时乔纳斯也气得浑身发抖，一点都不亚于思嘉，他那张黄脸涨得发紫，活像一只愤怒的公火鸡。

“你还这么趾高气扬，以为自己了不起，是吗？可我对你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我知道你连双鞋也没有，打赤脚了。我知道你老子已经成了白痴——”

“给我滚开！”

“哼，我看你用这种腔调说话也不会太长久的。我知道，你已经是个穷光蛋了，连税款都付不起。我到这儿来是想买你的这个地方——本打算给你出个公道的价钱。埃米很想住在这里。可现在，说实话，我连一个子儿也不给你了！你们这些自以为了不起的爱尔兰穷鬼，等你们交不起税款，房子被拍卖的时候，才会明白现在这里掌权的究竟是谁了。到时候我要买下这块地方——连家具及所有的一切通通买下来，我要住在这里。”

原来，一心想要夺走塔拉庄园的人就是乔纳斯·威尔克森——乔纳斯和埃米，从前在这里蒙受侮辱，如今竭力想搬进来住，用这种迂回的手法以



达到报复的目的。思嘉的每根神经都愤怒了,就像那天她把枪筒对准那个长满络腮胡的北方佬开枪时一样。她只恨此刻手里没有那支枪。

“不等你们的脚迈进这道门槛,我就会把这房子一块一块地拆掉,把它烧光,然后遍地撒上盐。”她喊道,“我叫你滚出去!给我滚开!”乔纳斯直瞪着她看,又继续说了些什么,随即向马车走去。他爬进马车,坐在哭哭啼啼的老婆身边,然后掉转了马头。他们赶车走时,思嘉抑制不住想啐他们一口。她真的啐了,明知这是一种粗俗的孩子气举动,但觉得啐了一口,心里就舒畅多了,只可惜他们没看见。

这对该死的同情黑人分子竟敢跑到这里来当面奚落她穷!这条狗根本就不想给塔拉庄园出什么价钱。他只不过以此为借口带着埃米到思嘉面前炫耀罢了。那些卑鄙无耻的提包客,肮脏下流的白人穷鬼,竟敢吹牛要住到塔拉庄园来呢。

但是,她突然害怕起来,怒火也熄灭了。天哪!他们会住到这里来的!她无法阻止他们购买塔拉庄园,无法阻止他们扣押每一面镜子,每一张桌子和床,扣押母亲的桃花心木家具。每一件家具尽管已经被北方佬暴徒弄坏,但对她却仍然是十分珍贵的东西,还有那些罗毕拉德家族的银器。我决不让他们这么干,思嘉愤愤地想。决不,即使我不得不把这地方烧毁!埃米·斯莱特里永远也休想踏上任何一小块母亲踩过的土地!

她关起门来,背靠在门上,但仍感到很害怕,甚至比谢尔曼的军队住进这所房子里的那天还怕得厉害。那天,她最害怕的无非是塔拉庄园可能会在她头顶上被烧掉。可是这次的情况更糟糕——这些卑劣的家伙将要在这一所房子里住下,还会向狐朋狗党们吹嘘他们是如何把骄傲的奥哈拉一家撵走的,甚至说不定会把黑鬼带到这屋子里来吃饭睡觉。威尔告诉过她,乔纳斯现在极力叫嚣与黑人平起平坐,他会同他们一起吃喝,到他们家去拜访,让他们坐他的马车同他一起兜风,还拥抱他们表示亲热呢。

当想到塔拉庄园最后有可能遭到这样的侮辱时,她的心怦怦乱跳,几乎要喘不过气来。她很想镇静下来考虑自己的问题,试图设想出一条对策,但她每次集中思想时,愤怒和恐惧又总是袭来,搅得她心神不宁。出路一定会有,有钱人总是有的,一定会有人能借钱给她,不可能恰好这时候钱都用

光了,或者灰飞烟灭了。于是艾希礼刚才笑着说的话又回到她的耳边:“只有一个人,瑞德·巴特勒……他有钱。”

瑞德·巴特勒!一想到他,她就匆忙走进客厅,随手把门关上。客厅里的窗帘都拉着,从窗户透进来的幽暗的微光和冬天的暮色把她紧紧地包围着。谁也不会想起要到这里打扰她,而她正需要时间来安静地想一想。刚才脑子里闪出的那个念头原本非常简单,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从前竟没有想到过。

“我要从瑞德那里弄到钱。我要把钻石耳坠卖给他,要不就用耳坠做抵押向他借钱,将来有了钱再还给他。”

这时候,她感到宽慰了许多,又反而觉得虚弱起来。她可以交纳税款了,并要当面嘲笑乔纳斯·威尔克森。可是这个愉快的念头还没持续多久,严酷的现实又萦绕在了脑海。

“我不单单是今年要交纳税金,还有明年,甚至一辈子都得交呢。这次交清了,下次他们一定会将税额提得更高,直到把我赶走为止。如果我的棉田有个好收成,他们就抽它的税,到头来我将一无所得,或者他们干脆将棉花没收,说它是属于联邦政府的。北方佬和那帮恶棍串通一气,已经把我逼得难以招架了。只要我还活着,这一辈子都得担心他们会把我抓住,我得一辈子担惊受怕,拼命挣钱,直到累死为止,眼看着自己的劳动一无所获,棉花也被人家抢走了……现在借三百美元来交税款,也只能是救一时之急。我所需要的是永远摆脱这个困境,好让我每晚安安稳稳地睡觉,用不着为明天、下个月、乃至明年的事情发愁。”

她就这样继续思索着,有个念头冷静而自然地在她的脑子里渐渐产生。她想起了瑞德,想起他那雪白的牙齿在黝黑皮肤的衬托下闪光,还有那双一直在抚慰她的黑眼睛。她记起了那个十分炎热的夜晚,那已是亚特兰大被围困的最后阶段,他坐在皮蒂姑妈的门廊上,在夏天的朦胧月色掩映之中,她感觉到他那只炙热的手又抓住了她的胳膊,他说:“我想要你比以前想要的任何一个女人都强烈——我等你比等任何一个女人都长久。”

“我要和他结婚,”她冷静地想道,“到那时,我就再也用不着为钱操心了。”



多么美好的念头啊，比进天国的希望还美妙呢，从此不必再为钱操心，相信塔拉庄园永远平安无事，而且全家衣食无忧了，她自己也无须再在石壁上碰得鼻青脸肿了！

她觉得自己老了许多。下午发生的几件事已经把她的全部感情耗尽了，先是那个关于税款的惊人消息，然后是艾希礼，最后是她对乔纳斯·威尔克森的大发雷霆。现在，她已没有什么感情了。假如说她的感觉能力还没有完全枯竭，那么她内心一定会有某种东西反对她头脑中正在形成的那个计划，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比瑞德那样叫她憎恨了。但是她已经没有感情了。她只能思考，而且是非常实际的思考。

“那天夜里，当他在路上把我们甩掉的时候，我对他说过些可怕的话，不过我可以让他忘掉。”她这样轻蔑地想到，显然对自己的魅力依旧很有把握，“只要我到了巴特勒身旁，就要让他心软。我要叫他感到我曾经一直爱他，而且那天晚上不过是心烦害怕而已。哦，男人总是自命不凡的，只要你说上几句恭维的话，他什么都会相信的……我决不能让巴特勒知道我们当前所处的困境，要先征服他再说。嗯，决不能让他知道！即使他怀疑我们有多么穷，他也会明白我所需要的是钱而不是他这个人。毕竟他无法知道真相，因为连皮蒂姑妈也不了解我们的情况有多糟呢。而等到我同他结婚以后，他便不得不帮助我们了。他总不能让自己妻子家的人饿肚子呀。”

做他的妻子！瑞德·巴特勒夫人，潜藏在她的冷静思想深处的反感的意识隐约动了动，但很快就平静下去了。她想起自己同查尔斯度过的那个短暂蜜月中的令人尴尬的情景，他乱摸乱抓，笨手笨脚，他那不可思议的情感——还有韦德·汉普顿。

“现在不去想它。等我同他结婚再考虑这些吧……”

同他结了婚，封存的记忆又重新唤起了，脊梁上一股冷冰冰的感觉直往下流。她记起了在皮蒂姑妈家走廊上的那个夜晚，她曾询问过他是否打算向她求婚，记得他笑起来多么可憎，还边笑边说：“亲爱的，我是一个不打算结婚的人呀！”

假如他仍然不打算结婚呢？假如她使尽浑身解数向他献媚，去诱惑他，他还是拒绝娶她呢？假如——哦，多可怕的想法！——假如他完全把她忘

了,并且正在追求别的女人呢?

“我想要你,比以前我想要任何一个女人都强烈……”

思嘉握紧了拳头,几乎把指甲插到手掌心里去了,“如果他把我忘记了,我也要叫他想起来。我要叫他重新再要我。”

而且,他如果不想娶她而只是想再次要她,那也有办法弄到钱。毕竟,他曾经有一次要她做他的情妇嘛。

在客厅朦胧的光线中,她同那三股最能束缚她灵魂的力量进行一次迅速的决战——那就是对爱伦的思念,她的宗教教义和对艾希礼的爱,她知道自己心中的念头对于远在天国的母亲来说也是丑恶的。她知道私通是一种莫大的罪恶。她也知道,自己现在还深爱着艾希礼,这样的计划更是双重的卖淫。

但是,与她心中无情的冷酷和绝望的驱动力相比,所有约束力都让步了。爱伦已经死了,或许死亡会谅解一切。宗教用地狱之火来禁止私通,可是只要教会想到她是在竭尽全力挽救塔拉庄园,使它安然无恙,同时挽救她一家人免于饥饿——那么,如果教会还要懊恼就让它懊恼去吧。她自己才不懊恼呢,至少目前还不。那么艾希礼呢——艾希礼并不要她呀。不是的,艾希礼是要她的。想起他吻她的嘴唇时那种温馨的感觉,便相信这一点。但是他永远不肯带她逃走呀。真奇怪,怎么想跟艾希礼逃走就不像是犯罪似的,而跟瑞德——

在这个冬天苍茫的暮色中,她走到了从亚特兰大沦陷之夜开端的那条漫漫长路的尽头。当初踏上这条路时,她还是个被宠坏了的、自私自利、不知人间艰辛的少女,浑身充满青春活力,满怀热忱,很容易为生活所迷惑。如今,走到了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个少女在她身上已经不复存在了。饥饿和劳累,恐惧和紧张,战争和恐怖,早已带走了她的全部温暖、青春和柔情。在她生命的心周围已经形成一层硬壳,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层硬壳已经一点一点地变得很厚了。

但是,直到今天为止,一直还有两个希望在支撑着她。她希望战争结束后生活会逐渐恢复原来的面目。她希望艾希礼的归来会使生活重新具有某种意义。如今这两个希望都破灭了。而乔纳斯·威尔克森在塔拉庄园前面



走道上的出现更使她明白了，原来对于她，对于整个南方来说，战争是永远不会结束的。最残酷的战斗、最野蛮的报复才刚刚开始呢。而且艾希礼已经用语言把自己永远禁锢起来，这是比任何牢房都要坚固的呀。

和平令她失望了，艾希礼令她失望了，两者在同一天发生，似乎她生命的那层硬壳上的最后一丝缝隙也已被堵上，最后一层膜已经硬化了。她已经成为方丹老奶奶曾告诫她不要做的那种人，即一个饱经艰难而又天不怕地不怕的妇女。无论是生活的艰难，母亲的责难，爱情的丧失，社会舆论的批评，她一概都不在乎了。她觉得可怕的只有饥饿和饥饿的梦魇。

她现在终于横下心来摆脱那些将她捆绑在旧时代的一切，摆脱旧的思嘉。这样她便有了一种浑身轻松自在的奇怪的感觉。她已经作出决断，而且托上帝的福，她一点也不害怕了。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丧失的了，她的决心已经下定。

她只要能够哄骗瑞德跟她结婚，一切便都称心如意了。但是万一她办不到呢——那也没有什么，她照样能拿到那笔钱。有那么一会儿，怀着自然的好奇心，她竟然想起当情妇会是什么样的滋味。瑞德会不会硬要她留在亚特兰大，就像人们说的他把那个姓沃特琳的女人养在那里一样呢？如果他叫她留在亚特兰大那就得多花点钱——这笔钱得足以补偿因她离开塔拉庄园而受到的损失。思嘉对于男人生活中的隐秘一无所知，也无法了解这种安排可能涉及到的问题。她不知道是不是会生出个孩子。毫无疑问，那可是要活受罪了。

“我现在不去想它，以后再考虑吧。”就这样她把令人心烦的念头抛到了脑后，以免动摇自己的决心。今晚她就告诉家人，她要到亚特兰大去借钱，必要时设法用农场做抵押。他们只需要知道这一点就行。等到以后他们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时，那就活该了。

一想到采取行动，她就昂首挺胸起来。她明白，这件事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从前是瑞德在讨好她，她自己掌握着主动。可如今她成了乞丐，乞丐是无权提条件的。

“可是我决不能像乞丐一样去求他。我要像个王后一样到他那里去施恩。他是怎么也看不出来的。”

她走到那块高高的穿衣镜前，昂起头来端详自己。她看见带有裂纹的镀金镜框里站着一个陌生人。这一年来，她仿佛是第一次看见自己。实际上她每天早晨都照镜子，看自己的脸是否干净，头发是否整齐，不过她总是忙别的事情，很少真正端详自己，可是这是个陌生人呀！这个憔悴的、脸颊瘦削的女人不可能就是思嘉呀，思嘉有着一张漂亮迷人的、容光焕发的脸蛋呀！可是她看见的这张脸一点也不漂亮，也丝毫没有她清楚记得的那种妩媚了。这是张苍白憔悴的脸，而且那双向上斜挑着的绿眼睛上方的黑眉毛，在煞白皮肤的衬托下，也像受惊鸟儿的双翅那样扑动着，给人以骇异的感觉。这张脸呈现出一种艰辛而窘迫的神态。

她暗自想：“我的容貌已引诱不了他了。”于是又有了绝望的心情，“我消瘦了——消瘦得多么可怕啊！”

她拍拍自己的脸蛋，又急切地摸摸自己的锁骨，发觉它们已经从紧身上衣里突出来了，而且她的乳房已那么干瘪，似乎跟媚兰的一样小了。看来她得在胸部塞些棉絮什么的，使乳房显得丰满些才行，而过去她一直瞧不起搞这种假名堂的女孩子的。假乳房嘛！这使她联想起另一件事来。她的衣着。她低头看看自己的衣裙，把补过的衣褶摊平拉直。瑞德喜欢女人穿漂亮的衣服，穿时髦的衣服。她怀着期待的心情想起她服丧后第一次出门时穿的那件有荷叶边的绿衣裳和他带来的那顶羽毛装饰的绿色帽子，这些得到了他的连声赞赏。她还怀着羡慕甚至忌妒的心情想起埃米·斯莱特里那件红格衣服，那双带穗的红靴子和那顶饼式的宽边帽。这些东西都很俗气，但是又新又时髦，准能惹人注意。而现在，瞧，她是多么需要惹人注意啊！尤其是瑞德·巴特勒的注意！如果让他看见她穿着旧衣服，他便会明白塔拉什么都不行了。可是决不能让他知道这一情况呀。

她的想法是多么愚蠢啊！竟然以为凭着她这又细又瘦的脖子，馋猫般的眼睛，破旧的衣着，就可以到亚特兰大去让他对自己俯首帖耳。在她自己脸庞最美、穿着漂亮的时候还没能赢得他向她求爱呢，如今邈邈遐遐，她怎么还敢存这种希望呢？如果皮蒂姑妈说的事情属实，那他就是亚特兰大最有钱的人，很可能那里所有的漂亮女人，好的坏的都可以随意挑。好吧，她忧郁地想，我只具有大多数漂亮女人所没有的东西，那就是下定了决心。不



过,要是我有一件漂亮衣服——

可是,塔拉庄园没有什么漂亮衣服,甚至连一件没有翻改两次的衣服也没有。

“就这样吧。”她心里嘀咕着,失望地俯视着地板。她看见母亲留下的绿色天鹅绒地毯,它已经很旧了,有的地方磨坏了,撕破了,而且由于无数士兵在上面睡过而留下了许多污渍,思嘉意识到塔拉庄园也像这地毯一样破旧不堪了。整个房子愈来愈暗,她更加觉得沮丧。这时她走到窗前,举起窗棂,打开百叶窗,将冬日傍晚最后的光线放进房里,接着,她把门关好,把头倚在天鹅绒窗帘上,两眼越过荒凉的牧场向墓地上的苍苍雪杉林望去。

那苍绿色的窗帘贴在脸颊上有一种刺痒而柔软的感觉,她欣慰地在上面向轻轻地摩擦着脸。忽然她像一只猫似的瞪着眼睛呆呆地看着它。

一分种后,她将那张沉重的大理石面的桌子从屋子的一头拖到另一头。桌腿下面生锈的小滑轮像抗议似的吱吱作响。她把桌子推到窗口,撩起衣裙,爬到桌上,踮起脚尖去抓那笨重的窗帘杆。但是,那杆子挂得太高,她很难够得着,只得耐心地一次又一次跳起来去抓它,好不容易才把铁钉从木框上拉出来,窗帘和杆子一起掉下来,哗啦一声落在了地板上。

仿佛施了魔法似的,那客厅的门忽地开了,黑嬷嬷那张宽大的黑脸随即出现在门口,几乎每道皱纹都流露出强烈的诧异和深深的疑惑。她很以为然地看着思嘉,只见她站在桌上,撩起裙子,露出膝盖,准备跳下地来。她脸上显出兴奋喜悦的神色,黑嬷嬷马上怀疑起来。

“你动爱伦小姐的窗帘干什么?”黑嬷嬷问。

“你站在门外偷听?”思嘉反问道,一面敏捷地跳下地来,随即收起了这块因年久尘封积满灰尘的天鹅绒帘子。

“根本用不着在门外偷听,”黑嬷嬷反驳她,一面双手叉腰,准备跟她打仗似的,“爱伦小姐的窗帘碍你什么事了,用得着你把杆子也拔出来,一股脑儿丢在地板上。爱伦小姐那么爱惜这些帘子,我可不让你这样糟蹋!”

思嘉一双绿眼珠盯着黑嬷嬷,这热情而愉快的眼睛使人想起从前幸福年月里那个顽劣的小姑娘,对于那些年月,黑嬷嬷如今只有摇头叹了口气。

“黑嬷嬷,快到阁楼上,去把我那箱衣服纸样取下来。”她喊着,轻轻推了

她一把，“我要做一件新衣裳。”黑嬷嬷一面想着要她这二百磅的笨重身躯爬上爬下十分恼怒，一面又恐惧地感到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她连忙把窗帘子从思嘉手里一把抢过来，紧紧地抱在她那对下垂的乳房前，仿佛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遗物。

“爱伦小姐的窗帘是不能让你拿去做新衣服的，你居然打这个主意，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你就休想。”

一刹那间，一种表情在小主妇脸上掠过，黑嬷嬷习惯于形容这种表情为“牛脾气”，但随即又转为微笑，这种微笑是黑嬷嬷难以对付的。可是这并没有骗过黑老太太。她明白思嘉姑娘只不过用微笑争取她，而这件事她是决不会同意的。

“黑嬷嬷，别那么小气了。我要到亚特兰大去借钱，总得穿件新衣裳呀。”

“你要穿什么新衣裳呢？别人家的太太小姐们也没有新衣裳穿呀。大家都穿旧的，也没显得不体面呀。爱伦小姐的孩子只要高兴也可以穿破衣裳，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而且人家会尊敬她，就像她穿了绫罗绸缎一样。”

那种牛脾气的表情又出现了。“天哪，真有趣，怎么思嘉小姐越来越像杰拉尔德先生而不像爱伦小姐了呢！”

“告诉你吧，黑嬷嬷，皮蒂姑妈来信说范妮·埃尔辛小姐星期六结婚，我当然要去参加婚礼，所以我得有件新衣裳。”

“我看你身上穿的这件衣裳就和芳妮小姐的结婚礼服一样漂亮。皮蒂小姐信里说过，艾尔辛一家也穷得厉害呢。”

“可是我一定要穿件新衣裳才行！黑嬷嬷，你还不清楚我们多么需要钱用。那笔税款——”

“是的，我知道所有关于税款的事，可是——”

“你全知道？”

“是呀，上帝也给了我耳朵，不是吗？难道我就听不见？尤其是威尔先生，他从来都不关门。”

难道黑嬷嬷什么都知道了，都听到了吗？思嘉觉得奇怪，这个走动起来连地板都要摇晃的笨重身体，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偷听人家的谈话了。



“好吧，既然你什么都听见了，我想你一定知道乔纳斯·威尔克森和埃米——”

“是的。”黑嬷嬷说，眼里潜藏着怒火。

“那么，你就别固执了，黑嬷嬷，你难道不清楚我必须到亚特兰大去弄钱来交税款吗？我一定得弄到这笔钱呀，我只好这样了。”她握紧一只手朝另一只手的掌心击打，“天哪，黑嬷嬷，他们要把我们全部赶到马路上去，到那时，我们往哪里去呢？你看，那个害死了母亲的贱货埃米·斯莱特里正准备搬进这所房子里来，还打算到母亲睡过的床上来睡觉呢，你还用得着为母亲的窗帘这种小事跟我争吵吗？”

黑嬷嬷的两只脚不停地交替站着，那笨重的身体像只不安分的大象似的。她隐约地感觉到自己快要被说服了。

“不，我当然不愿让那贱货到爱伦小姐的房子里来，也不愿意我们大家被撵到马路上去，不过——”她突然用责备的神情死盯着思嘉，“你准备去向谁借钱，还非要换上新衣裳，那个人是谁？”

“那是——”思嘉吃了一惊，接着支支吾吾地说，“那是我自己的事，不用你管。”

黑嬷嬷用窥探的眼光盯着她，思嘉小时候做了错事找借口来蒙她，黑嬷嬷也正是用这种眼光盯着她。她仿佛看透了思嘉的心思，这时思嘉无可奈何地俯首低眉，对自己打算做的事感到羞愧。

“这么说你需要穿一件簇新的漂亮衣裳去借钱。可这件事我觉得不怎么对劲。你又不肯说出从谁那儿借钱。”

“我什么也不想说，”思嘉愤愤地说，“那是我自己的事。你到底给不给我那块帘子，帮我做件衣裳？”

“好吧。”黑嬷嬷轻声说，这突如其来的妥协口吻反而使思嘉疑心重重，“我来帮你做。我看那帘子的缎子衬里可以做条裙子，上面的花边可以拆下来镶短裤边。”她把那块天鹅绒窗帘递给思嘉，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

“媚兰小姐和你一起到亚特兰大去吗，思嘉小姐？”

“不，”思嘉肯定地回答说，她开始明白快要发生的事了，“我一个人去。”

“这是你的想法喽，”黑嬷嬷坚定地说，“不过我要跟你一起去，还让你穿